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二年仲夏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5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卷五

宣講集要卷上五

目錄

盡節全孝

鬻子節孝

朱氏節孝

黃氏節孝

斷機教子

全節救夫

割耳完貞

割鼻誓志

齊婦含冤

墜樓全節

錢氏盡孝

徐氏完貞

崔氏守節

何氏全烈

孝媳化姑

宣講集要卷上五

盡節全孝

本朝甯國府有廩生姓王名之紀原配李氏生三子長名思亦  
 是廩生娶妻周氏娘家富足容貌醜陋次子名澤入秀才娶妻  
 陳氏娘家貧寒為人奸巧三子名惠尚未成名娶妻崔氏猶未  
 過門祖父遺田地僅十餘畝紀靠教學養家誰知兩個媳婦  
 不和周氏穿戴齊整陳氏衣服單薄每逢出門與周氏嫂嫂借  
 衣周氏不肯若有挑花繡帕之事周氏請弟媳陳氏幫忙陳氏  
 亦不肯做兩下成仇各為自己兒女將厨餼飯房每媳三天菜  
 園分做陳氏夜下在丈夫前說些是非王澤不信婦人之言次

日當堂說出陳氏已後雖不敢告枕頭狀而妒嫂之心愈甚每日在家爲兒爲女常常吵嘴之紀夫婦年邁常討憂氣遂將三子娶妻崔氏過門看是如何崔氏一來甚是賢淑能知書識字事翁姑極孝待妯娌極和厨灶菜園一人經理不分你我姪兒姪女慈愛提攜將二位嫂孀子刁悍者化爲賢淑又恭敬丈夫如賓自到王門幾年與一家大小和氣如春不料天乾三載日食難度紀將田產出賣無人承受教學無人讀書實出無奈崔氏將自己賠奩賣盡家屋器具概行賣完這樣日子如何得過只好到我親戚朋友家中去借點錢米乃可過日孰知富者不與會面貧者各敘苦情連走數家那能借得到一點且說崔氏在

家見一家大小餓得慘傷即將頭上簪子取下叫丈夫忙拿去賣錢買米王惠將簪子賣了恰買四升米歸家崔氏忙煮了幾碗清粥一家人吃崔氏向婆婆說道如今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裡送炭公公今日出門不但借不到錢米恐飯都無人留吃一頓把這飯與公公留些纔是及到天將晚時只見王之紀氣喘忙忙走回家中忽然跌到在地半時方纔醒來崔氏即將所留之飯叫夫捧與翁食紀見此飯便問王惠此飯從何而來王惠將崔氏賣簪買米之事對父說明之紀思想真是傷心遂將三個媳婦喊出堂前吩咐一番

人不向善天災見 連乾三載真慘然 大戶日食尙難辦

貧人性命怎保全 豐歲教學養家眷 荒年無人讀書篇  
長子次子出外面 遊學幾載未回還 三子本是樸實漢  
學而未成支持難 三媳賢淑真堪羨 提起不禁淚連連  
因我父子無能幹 不會經營把家盤 縱然餓死把誰怨  
連累媳婦心不安 解籠放鵲無過犯 你們另去結良緣  
非翁不知顧臉面 事到危急且從權 媳婦三人自打算  
或行或止快明言

王之紀將媳婦囑咐已畢，王惠也向嫂與妻說：這是我們無有能幹，使你們受餓，時才吩咐改嫁，你們各自作主，我不阻你們。那長媳周次媳陳俱是哭哭啼啼向婆說道：媳婦縱餓死也不

另嫁。崔氏也不悲啼，說道：媳願改嫁，我想二位嫂嫂年近四十，俱有兒女，不嫁也好。若論媳婦，我也年輕，又無兒女，公公與夫所言實獲我心。言畢各自安宿。一家人暗想崔氏如此賢淑，竟自變了心。次日吃過早飯，崔氏又向婆婆說道：昨夜公公命媳婦改嫁，可去請一媒人。公婆見他如此說話，即去請一媒婆來。對他說道：我三媳改嫁，特請你做媒。媒婆答道：若說別人改嫁就難，是你三相公娘子改嫁，一說就成。昨日那任存厚老爺特請我做媒，他要討一繼室，又要人賢淑，財禮一百八十，他都不惜。這是真真有緣。且問王老爺好多財禮。之紀答道：我將兒媳改嫁，羞愧不了，那還要甚財禮，切不必題。崔氏即唆媒婆到小

房說話我非嫌貧愛富因一家難以度日方纔改嫁然何不取財禮定要八十兩銀子分厘不少你既做這媒可速去速來那媒婆卽往任姓家中說明此事那任姓與王姓却相隔止十餘里任存厚也久聞崔氏人才美貌又甚賢淑不勝歡喜就稱銀八十兩命人與媒婆一同送去王之紀一見此銀斷不肯收崔氏向翁說道媳有主見一來不失公公體面二來媳婦改嫁夫也免得人說閑話公書立契約一張將田佃八九石谷子寬八十兩作田價銀子豈不兩全其美王之紀乃將銀子收了卽書契約一張交與崔氏崔氏拏入房中自批二語於後收拾停當出房來拜別公婆嫂子丈夫哭道

崔氏女出房來珠淚滾滾  
一家人只哭得地暗天昏  
走上前雙膝跪開言細稟  
尊一聲二公婆聽訴原因  
媳婦兒也算得三生有幸  
纔能夠這一世許嫁王門  
那曉得今日裡又要改姓  
非是我眼皮薄愛富嫌貧  
都只爲一家人這樣受苦  
既無錢又無米難以逃生  
兩三年受飢寒主意打盡  
因此上纔把我另嫁夫君  
可憐我紅顏女這般薄命  
眼睜睜拋別了堂上雙親  
到晚來再不能與婆送寢  
白日裡又不能親把茶烹  
從今後我不能百年孝敬  
二公婆說媳婦爲的那們  
說到此不由我咽喉哽哽  
眼見得二公婆哭不出聲

勸公婆耐煩些莫憂莫悶  
滿懷的心腹事一言難盡  
夫與妻是同林前生註定  
非是我嫌貧寒不把夫敬  
舍不得夫妻們十分和順  
辜負了空房中鴛鴦帳冷  
這都是夫妻們修積未滿  
說不盡我夫妻分離情景  
妻在家怎能夠大家孝敬  
或烹茶或遞水小心承順

媳婦兒改了嫁不必耽心  
又只見我的夫眼淚直傾  
論道理就該要同偕一生  
都只為遇荒年兩下離分  
丟不開夫妻們一段恩情  
誰憐你牙床上孤枕單衾  
丟我夫一個人冷冷清清  
勸我夫殷勤些孝順雙親  
妻嫁後早晚間靠你一人  
切不可有疏虞忘了深恩

又勸夫在學堂讀書發憤  
到後來天開眼功名有分  
那時節中皇榜人人尊敬  
轉面來勸嫂嫂容奴細稟  
皆因是一家人飯食斷頓  
也只要救活了一家性命  
堂上的二公婆望你孝敬  
說不盡別離話一團愁悶  
忍不住淚珠兒心如油滾  
崔氏猶未哭畢那任姓驕子已來在門外崔氏拜別公婆丈夫

三更火五更雞好好用心  
也不枉二爹娘一場苦辛  
娶一個賢德妻承接後根  
聽為妹訴一訴傷心事痕  
為妹的不得已另選高門  
縱死在九泉下我也甘心  
操家務待兒女彼此莫分  
可憐我這一身枉自為人  
一顆淚一點血痛不欲云

續世說新語卷之三  
嫂嫂上轎，姪兒姪女一把扯住那媒婆，扯開將崔氏推進轎門而去。不一時，遂到了任家，禮生贊禮。那媒婆去牽新娘，哭聲不好了。衆人齊來一看，只見崔氏以脚帶自縊而死。任存厚卽遣人去趕王之紀父子。不一時，王之紀夫婦同王惠來到王惠之母。一見媳婦死得傷慘，放聲哭道：

媳婦兒你死得這樣慘傷，見尸首不由我心如油煎。  
這一陣把我的咽喉氣斷，手捶胸脚蹬地口叫皇天。  
自從你嫁過來苦處難說，每日裡那會得片刻安閑。  
到熱天你與娘揮蚊打扇，冬日間燒火烤怕娘受寒。  
數年來並未會唛嘴驕臉，又溫柔又小心不出亂言。

天明了到廚房烹茶煮飯，你何曾推妯娌自己安閑。  
家務事你操持不敢怠慢，每夜晚人睡完你猶紡綿。  
受貧苦受飢寒心腸不變，用私方賣賂奩毫無怨言。  
你改嫁這原是公婆主見，誰知你自縊死要把節全。  
這都是爲婆的福薄命淺，賢媳婦不能夠奉老百年。  
這一陣哭得我肝腸寸斷，都不能把媳婦哭轉陽關。  
但願你男身轉身榮貴顯，但願你登天臺快樂無邊。  
那王惠的母親哭猶未畢，王惠一見妻子死在地下放聲大哭。  
我王惠這一陣肝腸哭斷，哭不轉崔氏妻真正慘然。  
自從你過我門錯無半點，孝公婆和妯娌事事耐煩。



不幸得遇荒年日食難辦  
因此上才叫你另結良緣  
只說是嫁富家飢寒可免  
不料你全節操命喪黃泉  
臨別時說的話何等悽慘  
你勸我盡孝道總要心虔  
又勸我苦讀書不可怠玩  
傷心話刻骨話句句淚漣  
又說道你心中自有主見  
誰知你這樣的就把命捐  
這都是我王惠無有能幹  
屈死了賢德妻我心何安  
從今後永別離不能相見  
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  
衆人將王惠父母勸住不必悲啼商議此事如何安頓王之紀  
說道我媳婦家並無一人况他乃全節自盡有何話說祈任老  
爺見憐從厚安葬就是任存厚答道他娘家無有一人如今世

道淺薄恐有後患定要報官相驗因是報官乃相驗時件作解  
開鈕扣見有書信一紙呈於官看乃是存張契約又見約後批  
有二語云田歸任姓管業屍歸王姓安葬看畢將之紀父子問  
明官知崔氏盡節全孝照此二語斷案任存厚見憐乃厚其衣  
棺令王惠領回安葬官將此事申詳上司上司奏聞 皇上御  
賜節孝無雙四字建坊旌表王惠後終身不娶過繼姪子皆貴  
顯世代簪纓不絕

鬻子節孝

嘉慶間華陽縣一人名余清妻鄭氏父早亡母楊氏在堂余清  
夫婦勤於盡孝怎奈家貧只有坐場余清傭工鄭氏紡績供養

父母不幸，余清年近三十，一病而亡。鄭氏只得賣了坐場，將夫安葬畢，家業一空，不一月，生一子，娶名孝感。鄭氏事奉婆婆，未敢稍懈。楊氏見媳婦不嫌貧寒，夫死仍是盡孝，心中不忍，因說道：媳婦，想我年老無用，你夫一死，家如水洗，事到如今，何不另行改嫁？鄭氏聽得此言，跪地說道：婆婆不必替媳婦憐憫，想我婦道衣食事小，節孝事大。况如今遭此境遇，不敢嫁者有三：楊氏說那三不敢嫁，鄭氏說：婆婆要問，請聽。一則婆婆年老，人生在世，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原要後來有個靠處。想婆婆今日年近七十，正望人子服事，不料你兒早亡，朝夕供養，媳婦一人承當。設若改嫁，婆婆又靠何人？人生不能承歡，死後誰送山崗，那

時受盡苦楚，叫我如何過得？此一不敢嫁。二則婆婆貧寒，常言道：人怕老來窮，穀怕午時風。人當吃得做不得的時候，甚是作難。想婆婆今日家如水洗，日無雞啄之米，夜無鼠耗之糧，全憑媳婦一雙手找來供養。設若改嫁，婆婆必然餓死，上天知道，決不容我。生必五雷劈身，死後地獄受苦。此二不敢嫁。三則婦人從一而終，常言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要替丈夫上奉高年，下撫子嗣，才是爲妻的道理。想媳婦今日丈夫雖死，尚有婆婆與兒在，設若改嫁，既不能替丈夫盡孝，又不能與丈夫教子，兩重罪過，皆歸於我。縱然舍貧求富，斷不能夠的。此三不敢嫁。鄭氏這番言語，說得婆婆事出兩難。楊氏日夜憂慮，惟願

閩君早勾簿子免得挂倒媳婦的脚因此憂成一病茶飯不嘗  
只想肉湯吃鄭氏想到如今吃飯都難那還有錢割肉正是屋  
漏又遭連夜雨行船正遇打頭風無計可施不免將孝感兒抱  
在長街去賣一則賣得些錢供養婆婆二則救兒一條活命主  
意已定暗將孝感指出門外一路戀戀難舍放聲大哭

懷抱小兒好慘淒 不由為娘自悲啼 非是為娘舍得你  
皆因婆婆病得急 心想肉湯稱不起 才賣小兒把婆醫  
為娘想起冤家子 眼淚汪汪也難提 自從為娘懷着你  
你父不幸染病疾 直待你父死了去 才見兒面接後裔  
只望成人長身體 好去幫人把錢積 誰知今日來賣你

扯着兇手眼淚滴哪兒若是賣與別人去 你要乖巧聽教兮

莫等旁人咒罵你 被人嫌賤兇愆儀 倘若為娘死後去

養育恩情切莫迷 常到墳前燒張紙 娘在陰靈也安逸

遠望長街人擠擠 看看要與娘分離哪兒

枉費我十月懷胎常憂慮 枉費我三年乳哺費盡力

枉費我早晚殷勤長漿洗 枉費我半夜三更睡濕席

正所謂養兒不得後代繼 正所謂積穀也難說防飢

叫為娘怎舍得聰明伶俐 叫為娘那一日才不悲啼

鄭氏哭上長街時有張老見此子生得俊秀出錢五串買去鄭  
氏割肉回家楊氏吃了病好大半後問及孝感才知賣了不覺

一憂病仍發作不上兩月錢又用完鄭氏無奈只得措起婆婆  
出外討口一日行至古廟天下大雨婆媳餓了兩日才將婆婆  
放在廟中下鄉去討討至午後幸得一碗殘飯心想吃點奈婆  
婆未嘗誰知人餓極了走至路旁一陣狂風吹跌在地起也起  
來不得想到蒼天我為婆婆討飯只想拿回廟中好救婆婆的  
性命不料跌地頭痛不止好不慘殺我也

這一陣餓得我橫身汗下  
這一陣痛的我頭悶眼花  
這一陣肚子吼好似刀割  
這一陣身難動脚手皆跑  
想起我命運乖實在不假  
受盡了千般苦誰來加察  
我婆婆受貧寒又受孤寡  
為媳婦不供養罪該天殺

每日裡措起走四鄉叫化  
婦人家胆量小遠行害怕  
討得多吃一頓還有積下  
到夜晚睡岩洞熱天還罷  
前日裡天下雨難以叫化  
全無有一顆米來把鍋下  
無奈了獨一人去把米化  
在路途狂風起吹跌地下  
哭一聲老天爺恩德浩大  
縱然我命該絕難以保下

提起了討米事受盡碌碌  
每一天只討得三四五家  
討不來婆媳們餓得眼花  
最可嘆冬天冷無有方法  
兩三天未出門古廟站劄  
只餓得我婆婆口叫菩薩  
得碗飯不敢嘗拏回奉媽  
頭暈痛怕的是命染黃沙  
虛空中就無有神靈鑑察  
也要念我婆婆無人救他

哭得我這一陣舌乾聲啞。那一旁來了個救命菩薩。鄭氏正在啼哭時，有一人名旭升，前來問道：「你這叫化婆，睡在地下，哭啼所為何來？」鄭氏道：「肚中飢餓，起來不得。」旭升說：「手中有飯，為何不吃？」鄭氏道：「廟中有八旬老母，未嘗旭升聽得此言，方知是孝婦，叫道：『你快吃了，待我回家，與你婆婆拏飯來。』」旭升着貧婆送飯來，將鄭氏扶起，不能開步，命送回廟中。旭升稱贊不已，是夜夢入廟中，見廟中一神坐殿，怒氣滿面，命人急將土地押來。旭升問那人道：「大神叫土地何事？」那人說：「為鄭孝婦事，不一時，土地至，跪階下。」大神罵曰：「該萬死的土地，罔受天爵，在此一方全無一能，將紗帽削去。」

這一陣罵得我無言可表，低着頭不由人憂心切切。跪殿下，我只得開言問道：「但不知責卑職罪犯何條胆大的土地，還不知鄭孝婦他歷盡艱難，事奉婆婆，古今罕有。天地尚且敬重，候功行緣滿，迎上天宮為神。昨在爾境討米，無故受害，爾全不理料，設若上天知道，你怎麼吃罪得起。如今還在假意不知嗎？」

聽此言駭的我三魂下弔，把孝婦受了害怎樣開交。

無奈了忙叩頭苦言哀告，望神聖息雷霆我說根苗。

既犯了罪還有甚么說的，昨日裡二鬼差奉票來到。

要拏人到縣去，誰敢阻撓。鬼差拏人是正理，為何推倒孝婦。

遇着了鄭孝婦將路攔倒

推在了地塵埃面熱心燒

爾奉上帝命在此管轄一方

是卑職上天宮未曾理料

這樣大的事都不小心看管

好不曉事大凡忠臣孝子頭上

成

總有光難道你下手人瞎了不

驚動了大神駕來把心操

吾神到此才知其情若非

施澤惠饒恕我革職免了

旭生救回險些誤了大事

下一回再不敢這樣輕拋

饒你去罷但孝婦無故受屈須當報答命你去在華陽縣托夢

提攜母子出頭鬼差飭城隍斬首旭升救人有功加壽一紀

蒙大人吩咐我施恩不小 在殿下忙叩首走上一遭

旭升醒來驚訝不已後華陽太爺果命差來接去賞銀三百安

家又問有兒否鄭氏才說因婆婆得病無錢供養將兒賣了太  
爺命差到張家贖回孝感知孝婦之後必然昌達留在衙內攻  
書後孝感高中出仕時請誥封 贈節孝無雙鄭氏高壽無疾  
而終時間聲簫鼓樂而迎去

朱氏節孝

康熙時廣東潮州府徐興娶妻馮氏生一子名有光誦讀詩書  
年二十餘功名未就徐興有貴友接有光為幕友十餘載積金  
千餘歸至中途遇匪人將銀搶去只剩四百餘兩回家娶朱元  
之女為妻朱元一生教學為業常教女讀書文詩章閨閣女範  
故朱女十七歲嫁過徐門性極賢淑克盡婦道孝事公婆恭敬

丈夫操家務克勤克儉待伯叔有禮有法所生一子名福生一女名碧蓮朱氏待之極慈却又未嘗姑惜鄉黨皆是賢婦稱之不意嫁過門來未滿六年徐有光忽得疾病不已朱氏年二十二歲僅有一子一女福生兒才五歲碧蓮女始三歲朱氏痛夫亡故服喪甚在日夜號泣難禁徐與夫婦憐憫媳婦年少勸他另嫁朱氏不允跪公婆面前哭訴一番

尊一聲我公婆聽媳細言

媳不比無恥婦想嫁夫男

幼年時我爹爹教我女範

知三從曉四德貞靜幽閑

十七歲嫁過來成就姻眷

只想我夫妻們百年同歡

不料得媳過門六年未滿

夫忽然染疾病命喪黃泉

這都是為媳婦命運乖舛

在前世未曾修今該孤單

二公婆憫念我無夫陪伴

勸媳婦另自去配個夫男

依此為二公婆把媳看賤

常言道好馬兒不配雙鞍

你媳婦雖愚蠢無甚識見

却知道為婦女節操宜全

失節操是一件極大罪案

折墜了好人身萬難復還

在生前落罵名被人憎厭

到死後有何臉去見夫男

媳願學節烈女千古稱贊

不願學無恥婦遺臭萬年

二公婆休得要再把媳勸

媳縱然苦死了都無怨言

徐與夫婦見媳婦哭得傷心說得理正知他立志守節心堅不亂也不強勸朱氏每日謹守禮法身着素服男女不通問出入

不妄動守至五年時運不正欠人賬項被人拖騙又被盜賊連偷數次家漸緊逼公公徐興忽患頭風朱氏事奉湯藥極其誠敬百般調治不效兩目竟至失明朱氏立心總要把公公眼睛治好奈家務貧乏無錢請醫檢藥將他娘家賠嫁衣物首飾盡行當錢以治公公之病其眼目略略住痛然仍是昏暗不明漸貲財罄盡家窮如洗朱氏心中一想我家真大不幸也丈夫早亡公公眼目不明婆婆年已衰老兒才十歲女才八歲一家五口靠我一人怎能盤養得到如今每日幫富家女代做女工針線苦苦喂猪紡綿以作公婆奉養之資自己與兒女每餐只食米粥菜羹而已爲之數月其子福生忽染重病半月不愈朱

氏耽擱半月女工家中無一餘錢只剩米一二碗鄉鄰又撥錢不來看看一家性命就在旦夕朱氏坐在房中想起一家不能保全不覺傷心痛哭一場

朱氏女坐房中想來好慘

我一生真果是大不幸焉

年二十有二歲夫就離散

我立志把節守不嫁二男

奉公婆撫兒女心無怠倦

又誰知運不順錢財耗完

我公公患頭風又病盲眼

家務窮無錢使當盡釵鐲

到如今公公眼纔得好點

家窮得如水洗難度日天

我婆婆年老身不康健

下面的兒女小不知事端

一家人有五口靠我吃飯

我每日不辭苦喂猪紡綿



又帮那富家女代做針線

換錢文買穀米來把家家

得一文積一文不亂花散

因此上一家人未受飢寒

不幸得福生兒忽把病染

耽擱了半月工不能賺錢

到今日只剩得米一二碗

看看的一家人性命難全

無有吃我餓死都還算淡

只怪得自己命該受顛連

餓死了我公婆罪有千萬

餓死了我兒女斷絕香烟

越思想越悽慘淚如雨點

倘一家得顧全死也心甘

朱氏正在痛哭忽見一白兔往屋內跳出朱氏隨後看其何往走到宅左土坎邊不見坎忽崩墜朱氏即走到前面觀看見白金一缸內有紅丸二顆朱氏取回拜謝天地也不知紅丸有何

用處夜深就寢夢神語曰

賢哉朱婦節孝兩全

心意至誠感格上天

天賜白金復賜紅丸

爾翁爾子服之立安

朱氏驚醒起來焚香拜謝天地即將紅丸一顆用開水與公公吞下其眼目忽明又將紅丸一顆與子福生吞下病亦即刻全愈家道從此大富送子讀書其子後亦成名朱氏壽享九十三歲臨終預知死期囑福生為我治席請親朋宴會至期當着親朋戒子媳曰你們須要存好心行好事勿改我生平行事時親朋聞鼓樂聲至堂下而沒朱氏談笑而逝此節孝真誠之報願世之守節者效之

黃氏節孝

嘉慶年間青城有一人姓文名惟清娶妻黃氏年十七歲于歸  
文家克盡婦道及至二十九歲惟清得下一病黃氏煎湯熬藥  
不離左右執意惟清病沈重醫藥罔效因對他妻子囑咐一番

尊一聲賢德妻細听我講

為夫的說的話緊記心腸

我今日得下病生死難量

怕的是不久日命喪無常

夫君呀你不過災星月降  
怎麼說出斷頭的話來了

我的妻第一要早立志向

體三從合四德纔算賢良

倘若是為夫死妻要寬想

莫憂氣莫焦愁苦守孤孀

常言道守節婦神人欽仰

豎牌坊挂匾額萬古名揚

果能夠全節操體夫志向

夫雖死在陰靈也得沾光

這些話為夫的暫且不講

提起我兩件事好不慘傷

第一件親養兒原為奉養

尤於前裕於後不振家邦

至如今夫一死不能奉養

我的妻須替我盡力無荒

安親心養親身隨你力量

比不得為夫在或可荒唐

能盡孝自然有天神默相

能盡孝為夫的死也安康

切莫說守節人不孝無養

那知道無孝行難見閻王

第二件養兒女人人厚望

父生子子生孫繼述不忘

誰知道夫命薄全無生長

孤單單丟我妻獨守空房

縱然是我無兒也要會想

或抱姪也可以接繼我房

况兒女這本是閻王註定

我的妻要耐煩苦守清孀  
說到此不由我喉哽難講  
我的妻把我言緊記心上  
到來生夫妻們再效鸞房

惟清說畢氣絕而亡黃氏盡禮盡哀以禮安葬從此謹尊夫命  
孝養婆婆誓不改嫁誰知他公婆素性很毒今見他無子又見  
媳容貌出眾欲將黃氏嫁幾兩銀子遂對黃氏說道你又無兒  
不如另嫁一門使你終身有個靠處到底你說好也不好黃氏  
听得此言止不住眼淚哭訴一番

黃氏女聞此言泪流滿面  
尊一聲二公婆細聽媳言  
說還未說粧起  
想公婆接媳婦所為那件  
你那個樣子來

無非是望孝養送老百年  
我不希罕  
你送老

今不幸我的夫他把命短  
丟為媳一個人獨守孤單

孤單正  
好改嫁  
媳理該抱姪兒接繼香烟  
媳理該事公婆替夫顧臉

是這等喪天良媳心何安  
你不嫁你捨  
不得那一點  
怎教我嫁二夫另配好漢

你的兒臨死時再三勸勉  
叫為媳要耐煩苦把節全  
死都死了還  
我的夫他今日雖把命短

管他這些麼  
况婦女失節操終身抱怨  
難道說為媳婦肯背前言  
常言道節烈女不配二男  
我肯信你守節守  
出個甚麼好處來

二公婆再不必替媳打算  
若強逼媳只有同赴九泉

黃氏說明心事他的公婆也知不可強逼遂對他說道我到好  
心待你你反不知感情此後休得怨恨於我從此待他格外刻  
薄磋磨過分心想逼他改嫁孰意黃氏心堅似鐵任他百般磋  
磨毫無怨言且恪盡婦道奉養無所不周厥後翁歿婆生一癰  
十年未愈膿血沾染腥臭難聞痛哭莫及人以為報應所致黃  
氏盡心調治不離左右十年未嘗稍有怨言他婆婆自知磋磨  
媳婦所致因對黃氏自悔前非曰

淚滾滾叫賢媳且莫抱恨

為婆的到今日痛改前情

媽呀天下無不是的  
父母媳婦怎敢怨恨

想媳婦到我家幽閒貞靜

公婆前並未會大氣高聲  
媽呀這是你老  
人家誇獎的

早問安晚送睡件件恭敬

執打扇冷烘衣事事盡情

夫婦們並未會使過傲性

奉飲酒奉茶湯相敬相恭

妯娌間真算得相愛相敬

並未會論強弱爭過輸贏

家庭內灶君神人間司命

媳未曾不敬灶褻瀆神明

論五穀與字跡人當敬愛

媳未曾踐五穀亂把字輕

論打扮為婦女原貴素靜

媳未曾好艷粧惱怒天庭

閨門中自重地媳能謹慎

又勸人莫打胎莫溺女嬰

賢媳婦你為人婆難言盡

到今日娘想起追悔不能

我的兒你守節本是正分

為婆的大不該嫌賤無情

莫怪娘做的事十分殘忍

皆因是未讀書道理不明

多苦了媳早晚全不傲性  
好飲食未許你飽吃一頓  
好親戚未許你私自詢問  
些小事一概的要你檢點  
事做錯娘待你絲毫不隱  
爲婆的從前事殘酷太甚  
惟願得賢媳婦神天庇蔭  
他姑說道氣絕而亡黃氏後抱一子讀書成名旌表其門戶及  
至道光丙午年三月十四日壽晉六秩無疾而終死時見有金  
童玉女來迎村人聞有笙簫鼓樂人莫不以節孝雙全得有奇

多苦了娘得病媳勤事奉

好衣服未許你穿到身中

好酒席未許你一路同行

重任的務要你一人先行

事未錯娘待你分外刻成

到如今受慘報追悔不能

享榮華享福祿快樂無窮

報如此

斷機教子

昔有一節婦名叫秦雪梅是商林的妻子那商林之父名商瓊  
官拜吏部尚書之職在朝曾與秦閣老割下衫襟將秦雪梅小  
姐許配商林不料朝中出了奸臣吳容許害商瓊罷職爲民秦  
閣老將他女婿商林接到府中攻讀詩書候他金榜題名然後  
配合商材在秦府攻書將近半年一日三月清明商公子出外  
遊玩小姐見公子出府去了來在商公子書房看他詩賦文章  
恰好闖着商公子踏青而歸商林一見小姐才貌雙全心中思  
想不覺得下疾病即速送回商府調理他父親托媒人去到秦

府求親誰知秦府舊規不招白衣女婿商遂將了環媛玉打扮作秦雪梅的模樣與商公子配合公子病愈之後以秦府之事問媛玉媛玉對答不上公子解開其中情弊舊病復發遂一命身亡却說秦雪梅聽說商公子去世慟死半個時辰方才還魂轉來想到烈女不嫁二夫就要過商門弔孝他母親說未出閨門那有弔孝道理况未曾婚配難道守着商公子的靈魂不成雪梅說兒雖比不得古來烈女也要學孟姜女哭倒長城地於是頭戴孝冠身穿白衣來在商門弔孝聞聽得媛玉正在哭夫雪梅怒罵道誰敢哭夫商瓊才將充喜之事細說一遍雪梅方才知道其中緣由又見媛玉身懷六甲就在靈前結為姊妹一

同守節不歸已近半載三月清明同着媛玉來在商林墓前祭奠媛玉忽然肚痛即速回家生下一子更名叫做路兒雪梅大喜於是朝夕織布守着路兒已有六七歲了遂入學堂攻書不料路兒一日在學堂與蔡家學生肆鬧那蔡家學生來在雪梅面前將路兒告了路兒歸家來在機房雪梅叫他拏書來唸他書唸不得又叫他拏家法來路兒問道拏來打那個雪梅說拏來打你路兒說你要打就該自己生個來打打別人的兒子你到不心疼的麼雪梅忙即問道兒哪這句話是公婆對你講的還是二娘對你講的路兒說也不是公婆講的也不是二娘講的是我自己講的雪梅答應道你人小鬼大怎麼曉得說出這

兩句話來了，路兒說：我日後想依官的人，難道這兩句話都說不成了嗎？雪梅聽見，心中暗想：是我舍了相府富貴，來在商門守節撫養孤兒，剛才這兒說出此言，日後長大成人，還肯認我麼？於是哭哭啼啼，用刀將機布割斷，收拾要回秦府去。那商老夫婦聞聽此言，來在機房見機布割斷，問其來由，才知是路兒不曉人事，將言語觸犯他娘親，於是叫路兒身帶家法，來在他娘面前請罪。因哭勸道：

尊一聲賢媳婦，你且細聽。  
蒙小姐舍秦府富貴不定，  
皆因是小奴才人事不省。  
細聽我愚老翁哭訴衷情，  
到寒門來守節十載有零，  
出言語觸犯你，便要回程。

我二老年紀邁桑榆晚景，  
想世間孤寡的却多得很。

身死後路兒小，又靠何人？

哎呀小  
姐呀

那像我商門中這樣苦情，

一不幸到老來絕了子星，  
三不幸商路兒無父孤丁，  
勸小姐放寬懷，莫要傷情，  
何不將死的情，看上幾層，  
千萬錯娘面前自己請刑。

算起來我家中有三不幸，  
二不幸我媳婦紅顏薄命，  
訴不盡嘆不完一時苦境，  
縱然是二老話不能依允，  
叫路兒上前來急忙跪懇。

秦雪梅聽得商老夫婦啼哭不止，又見路兒在他面前跪着，不覺哀哀慟哭，教訓路兒一番。

續圖宣講集要卷上五

見路兒跪娘前心如刀剗兒呀

都只為你的父早已喪命

想當初在朝中兩家為聘

那曉的我朝中奸賊當令

接你父來相府書房坐定

讀詩書在相府半年相近

為娘的進書房看文長進

你的父一見娘神魂不定

怎奈你父那時未能上進

瞞過娘將嫒玉假扮房進

非是娘一時間變了初心

丟下了一家人孤獨無人

只說是百年好永結朱陳

削去了公公職歸家為民

候高中才與他洞房結婚

三月內清明節出外散心

恰撞着你的父觀景回門

得下病請媒來央求結親

我秦府三代中不招白人

候皇榜高中了再接娘身

那知道父病愈知道音信

為娘的聽見說氣死幾陣

到上房聽嫒玉夫君稱論

二公婆把緣由細說一陣

見嫒玉一時間身懷有孕

過一載又清明祭掃墳墓

那時節奏雪梅喜之不盡

日夜的將姣兒般勤撫養

只說是讀詩書討個上進

人皇朝吃俸祿官居一品

不數日舊病發一命歸陰

顧不的羞和恥來弔夫君

不由娘一陣陣怒氣生噴

娘才知其中的一段事因

結姊妹在靈前苦守商門

歸家來嫒玉妹姣兒降生

商門後這一下有了後根

才五歲送學堂去讀書文

中狀元點翰林金榜傳聞

也不枉秦雪梅萬古千辛

續圖宣講集要卷上五

斷機教子

二十二



那曉得兒讀書全不發憤  
蔡學生到家來對娘細稟  
娘此時才知道其中弊病  
娘打你你說話實在難聽  
平時間爲娘的把兒要緊  
一句話一時間將娘提醒  
斷子機回秦府不把兒訓  
娘無奈轉念頭仔細思忖  
從今後兒說話休要胡混  
縱難學孟夫子道繼往聖

每日裡與窗友爭鬪紛紛  
他說是你路兒把我欺侵  
兒歸家叫唄書一句不真  
說爲娘不是兒生身母親  
未過門就守節所爲何因  
秦雪梅才知道枉費苦心  
二公婆說的話句句傷心  
念在兒不曉事年小之人  
總與你商林父貴顯家門  
也要學宋狀元科甲聯音

且不可在學下與娘傲令

商路兒呀

快起來去讀書力奔古人

耽誤了我的兒年少光陰  
把爲娘這番話時時驚凜

秦雪梅教子哭了一陣、商老夫婦叫道路兒還不在娘面前謝  
恩嗎、下次不可造次了、如是將路兒扶起、雪梅從此以後更加  
刻成路兒後來竟至中了狀元、無非仗着他母親之力、世之節  
婦教孤兒者、當取法秦雪梅可也

全節救夫

天台縣沈李千總標下有黃得功、妻郭氏有姿色、千總一見心  
動、適值嘔囉鬧事、千總命得功去拏兵去外、千總到得功家戲

其妻誰知郭氏堅貞正色拒之一日得功回家郭氏以千總戲已告之步兵懷恨在心後值千總過兵門外得功接進家中他本粗魯之人忽想起前日戲妻之事便拏把菜刀竟欲殺千總千總即奔往縣主說他無故執刀殺本官縣主亦不詳查即判以下犯上例該斬首遂將得功下獄郭氏一子一女未滿十歲上無公婆下無伯叔衣食無措每日勤苦紡績賣得錢文與夫送飯自與兒女受餓過日汎差役兵丁見郭氏美貌無不動心誰知葉禁子頭見郭氏姿色在得功前殷勤服侍一日向他道你犯了這重罪多半不能得活我尙未娶妻你若身死何不將你妻子嫁與我一則你的兒女有照管二則你妻子也有靠處

得功聞聽大喜遂對妻子言道這個禁子頭與我好萬一我身死你可嫁與他你母子有靠處他必不薄待你妻可允否郭氏聞聽大驚不覺傷心嘆曰

郭氏婦聞夫訓自嗟自嘆

尊聲夫你爲何說出此言

夫今日抹下監不爲那件

皆因是爲妻子惹下禍端

妻每日打主意心內輾轉

只想望救丈夫提出深淵

倘若是難逃刑拏去問斬

那時節痛我夫心甚不安

論此情妻就該死見夫面

縱不然也就要苦把節全

苦守節撫兒女替夫顧臉

也不枉配我夫一世姻緣

怎叫我配二夫另嫁好漢

是這等喪天良妻心何安

從今後再不要替妻打算 但願夫要會想十分耐煩  
郭氏與夫說明心事又寬慰一番仍回家勤苦紡績心想到無  
錢事事難獄中夫無錢使母子又難度日不如將兩個兒女拿  
去賣幾吊錢以作監中之費自己再找別路遂將兒女長街去  
賣臨時吩咐一番心內傷慘哭道兒呀

娘牽兒上長街實在悽慘 這一陣不由娘心如箭穿  
兒的父因為娘害他不淺 受刑杖搗獄中好不慘然  
為娘的與你父天天送飯 無奈何因家貧缺少銀錢  
在家中又要把兒女顧盼 我母子難度日費盡周旋  
兒的父犯此罪該死不遠 看看的丟為娘獨守孤單

怕的是奸邪人再來侵犯 娘只有與兒父同赴九泉  
爺娘死我姣兒誰人照管 你自己焉能夠找吃找穿  
為娘的細思量別無主見 只有是賣與人替娘養盤  
賣人家要勤快切莫懶耍 學一個乖乖樣兜人愛憐  
及長大報父仇方遂娘願 又望兒逢佳節拜掃墳前  
今分別娘與兒話難罄盡 從今後咱母子天各一邊  
郭氏吩咐畢他兩個兒女雖小甚聰明一聽得就啼哭向娘說  
道媽呀兒是不肯去的媽要同爹死兒也同爹媽一路死去不  
願去服侍人當時郭氏又向兒女道娘已曾吩咐明白賣與人  
家香烟或未絕斷且賣得錢來與你爹爹作牢費也是你兩個

兒女孝心於是牽起兒女哭哭啼啼到街上人人看見無不下淚時有富翁見之憐憫就將兒女買去撫養出錢三十千郭氏將兒女給富翁把錢領回用幾吊錢辦些禮物其餘盡行送監中托禁子頭把丈夫請到監門會一面向夫說你在牢中一切都承葉禁子照看今將兒女賣與人得錢三十千辦有禮物送禁子頭下剩有錢二十餘千夫君以作用費今後妻去幫人去

了又寬慰丈夫一番不覺悽慘起來  
想起來心兒內自家埋怨 尊丈夫聽為妻細說根原  
這都是為妻的福薄命淺 使丈夫惹下禍丟入禁監  
恨不得殺仇人替夫伸冤 願我夫把妻兒須當看淡

切不可放心內憂氣傷肝 妻今日去人家服侍茶飯  
吃人飯受人管那得偷閑 恐異日不得來把夫相看  
望丈夫自保重無忽妻言 臨別時妻無有多言相勸  
這一陣不由我心內慘然 哭一聲夫與妻各自分散  
哭一聲小小兒便離娘邊 這件事想起來心實不滿  
夫 莫為妻莫為兒且自保全  
呀 郭氏向夫哭訴一番得功心中不忍見妻哭去幫人不能常來  
見面也囑咐一番不覺下淚

聽妻言這番話如刀割胆 想起來不由人暗裏心酸  
多苦了妻與我早晚送飯 多苦了妻與我辦來銀錢

兒和女賣與人莫堪報怨  
妻無靠去幫人低聲下賤  
勸我妻莫把夫常常望念  
從今日分別後恐不再見  
得功回郭氏吩咐一番夫妻哭哭啼啼哽哽噎噎說不出話含  
淚分別郭氏想了丈夫已有牢費兒女已有安頓我尙年輕倘  
遇奸人難把節全不如在仙人渡淹死罷了走到溪邊一望不  
覺傷心哭道

這一陣不由我魂飛魄弔  
想起來爲何因時衰命蹇  
莫非是我一生壞了心田

莫非是我前生不能行善

欲將要這情由抬頭問天

哭一聲我的夫我的兒

一齊斬斷

只有是望來生再結良緣

郭氏哭罷跳入水中而死時水漲甚急郭氏端坐水中如生鄰  
近見者報到縣官親來查實此事奏明  
皇上頒旨下來把  
干總正法將得功提出監中放回縣主厚加賞卹郭氏御賜旌  
表貞節牌坊富翁仍將兒女還他得功見郭氏死得甚苦遂終  
身不續娶亦爲義夫撫兒女成人郭氏死節將丈夫冤屈伸明  
兒女依然團圓本身又享旌表貞節之報如此爲婦女者可不  
以此爲法哉

割耳完貞

天地間之正氣除子忠孝就是節義人生在世若能全得這兩個字就算完人了生受皇恩寵錫死後名列仙班何等尊貴何等快樂無如世間有等婦女每每不知大義一遇夫亡子幼就想出門再嫁深爲可惜凡是女子家不幸丈夫早亡不論你有子無子都要立志守節殊不知這一些人天地爲之生色日月爲之增光不信但聽我說個烈女割耳毀面到後來貴顯一門無比的人與你們聽聽康熙三十五年閩城有一秀才姓林名國奎十六歲入學配妻鄭氏天姿絕美守正端方夫婦雙雙正是天生配合所生一子僅才數月不料林國奎陡染一病服藥罔效鄭氏割股救之亦不能愈竟一命身亡是時鄭氏見

夫一死不願獨生死而復甦者數次但堂上母親乃是後娶鄭氏夫妻平素事之至孝後母所生一子名國璽年方一十二歲孝友亦如其兄他見哥哥一死母親有逼嫁嫂嫂之意全憑他在於中調停一日母謂鄭氏曰你這賤婦夫死妻必嫁古之常理你不趁年紀尙輕另行改嫁恐過後無人要了鄭氏聞聽此言心想後母不能容我不若早早尋個自盡以全其節遂修書一封竟自出門而去那國璽見得他嫂嫂面帶憂容隨後遠遠跟定他孰知嫂嫂竟奔往哥哥墳前去了國璽亦跟至墳前躲在一邊觀其動靜只見他嫂嫂坐在墳前痛哭一場

哭一聲我的夫珠淚滾滾聽爲妻一一的細訴原因

奴與夫同結髮本是天定  
可喜的奴的夫龜勉發憤  
那時節爲妻的心也歡喜  
勸丈夫勤讀書時時發憤  
光於前裕於後人人欽敬  
也不枉爲妻我晝夜織紡  
只熬着我的夫功名上進  
奴此時提剛刀割股救命  
又抽籤又問卦又去求神  
百般的主意見妻也打盡

郎有才女有貌相敬如賓  
十六歲才出考身入黌門  
孝公婆勤女工操持家門  
能顯達父合母也有令聞  
也不負爹合娘盤養兒心  
伴夫讀長長的待至更深  
不料想我丈夫疾病纏身  
盡都是薄命妻枉費了心  
求藥方用過了許多殷勤  
漸漸的我夫君病體越沉

那一日夫妻們言語未盡  
那時節哭得奴昏迷不醒  
幾次裡奴要想投環自盡  
夫死後妻一人長夜抱恨  
睡夢間恍惚見夫的形影  
睡不着等雞鳴姣兒又醒  
只說是撫姣兒養人結聘  
今日裡我母親越發怒甚  
妻要想撫姣兒暫延性命  
到不如趁此時來在荒徑

偶然間我丈夫一命歸陰  
奴那時只顧死不顧獨存  
又轉念姣兒小上有母親  
進臥房心慘切哭盡更深  
醒來時獨看着一燈照臨  
一夜的孤單自眠角枕結  
又誰知那母親每每生嗔  
逼妻子另行去改嫁別人  
又恐怕一失節無面見君  
坐枝頭尋自盡與夫同墳

夫呀夫呀妻在這裡特來尋你兩不孤悽鄭氏哭畢遂將紅綾一幅拏在手中將尋自盡國璽兄弟在一旁親看見見事不妥幾步趕向前去將手中紅綾拖來丟在地面跪在嫂嫂面前大叫一聲嫂嫂呀死不得便痛哭起來

叫聲嫂嫂淚拋沙 細聽小弟說根芽 哥哥前娘先生下同天各地我與他 我本嫂嫂來引大 今年十二娃子家跟着哥哥不閒暇 進了學堂把書拏 五經四書都讀罷全是哥哥教訓咱 回來在嫂房闌耍 常在一旁看綉花哥哥一死我欠星 一見嫂嫂暗悲嗟 我母早晨那些話由他說出一吧哪 真真說的不相話 口中不住吐吡吧

嫂嫂看在弟面上 快快回去引娃娃

嫂說兄弟呀爲嫂的回去母親定自不愛的既然不回都也罷爲弟送嫂回娘家 漫漫將母來勸化 要他轉念學菩薩每天我來看嫂嫂 送些錢米與鹽茶 寬懷居住娘家下莫用心焦做事差 姪兒撒橫莫亂打 恐防失手傷了他不久爲弟來接駕 暫住幾日也更佳 今日尋死爲逼嫁我母臭名越更加 嫂嫂若不信我話 同死此處不回家難道兄弟是牛馬 想着嫂嫂淚滂漑 叔嫂哭得咽喉啞不覺紅日往西斜

那國璽守着嫂嫂大哭一場鄭氏心思已被兄弟哭軟叫聲兄



弟你且回家爲嫂回在娘家要幾日回家就是國璽說道嫂嫂一人在路上行走不便待爲弟的送嫂嫂回去於是叔嫂二人來在鄭家又將嫂嫂被屈之事說了一番又私下囑咐鄭親母小心照應嫂嫂當下歸家將姪兒稍負送至鄭家一同在鄭家宿了一夜次日又將嫂嫂勸諭一番然後放心歸家此時國璽回來將近月餘書也不讀飯也不吃每日要去看他嫂嫂一次鹽米都是親身自己送去每次歸家只是想睡就像有病一般他母親問道兒是那些不好何不請醫生調治國璽答應道兒病非醫生所能治母曰兒病既不能治爲娘老來身靠何人國璽說有嫂嫂姪兒尙在其母垂淚低頭不語國璽乘機進諫曰

母親既怕兒死身無所靠當初何故逼嫂嫂改嫁呢母曰爲娘一時錯了、我兒卽忙去迎接嫂嫂姪兒回家爲娘在此倚門等候國璽見他母親回心轉意卽刻步到鄭家說與嫂嫂知道稍起姪兒同回家中未及入門母親接着鄭氏雙膝跪地哭泣一場一見我母放悲聲 雙膝跪在地埃塵 媳婦違了母親命 歸寧父母一月零

母親說兒呀快些起來莫要哭這一陣走勞了

兒在家中把孝盡 念在母子苦寧丁

那個還來怪你

媳婦非不從母命 欲全節義守堅貞

這是我兒的志向爲娘不曉得一時錯出

言語就觸 丈夫去世三年正 媳婦時常望在心

怒了你呀

從前恩愛想難盡 何必再畫眉人 本是你的好處但是為娘念你獨守空房一時

就錯說了一句話得罪了你媳婦你還要耐煩些 夜間珠淚常濕枕

醒來獨自守孤衾 更深那得愁人夢 輾轉不寢聽雞鳴

你丈夫丟去獨守空房夜間冷冷落落想來也是十分傷慘又

怎麼睡得着呢但是我兒也要放寬懷些恐怕憂成了病為娘

越發倒苦不了了

不想茶飯常多病 欲死隨夫子年輕 歲寒然後知松勁

雪裏尋梅色更增

你莫想錯了你還有年幼的孺子日後長大成人方顯你今日

守節之苦你的心事那個曉得

他人不知兒心梗 請把鋼刀頸上橫 頭可斷去不改性

終身從一無他情 還望母親把媳憫 暫延歲月撫兒成

婆婆覓他媳婦跪在面前將手扯着 一同慟哭起來

手扯媳婦轉內庭 不由為娘兩淚傾 非是無故將媳恨

我把事情看的清 世間多少假硬爭 到了半途就變改

做的事情少端正 真正不怕人嫌憎 身上穿的大鑲滾

脚下花鞋色色明 金花兩朶包盤頂 斜插釵子與翠屏

油烟搽鬢打鉛粉 使人一見欲心生 格式堂堂真有興

風流穿帶好麻躬 這種節婦細思論 後來定要出醜名

只說我兒年紀小 恐怕像着這等行 一言出口兒生忿

幾乎一命喪殘生 你去墳前尋自盡 使我坐卧不安寧  
 今日重逢真萬幸 莫將此言記才衷 出入庭幃當謹慎  
 免得讒言敗你名 身上衣服要潔淨 穿紅着綠惹人評  
 媳婦容顏雖端正 猶恐他人起邪情 縱然你的志向定  
 也防惡類禮不明 此是為娘真實論 但願媳婦潔如冰  
 你今守節人欽敬 自有 皇恩錫汝庭

那國璽兄弟又將母親勸住同嫂嫂進房去了他在後面抱着  
 姪兒來在堂前一家老幼從此歡聚國璽過了幾日到書房讀  
 書去了家中事務母親一概不管盡行交與媳婦料理一日鄭  
 氏在後園割麻族中有一浪子見鄭氏美貌就將言語調弄鄭

氏鄭氏大怒將刀毀面割去兩耳丟在浪子面前反身入室母  
 親一見大驚不知為着何故便哭道母

媳婦今日為何焉 兩耳不成血染衫媳 可恨浪子真狗胆

忽然立站我身邊母 低頭莫把他人看 各自歸家把門關

媳 一時媳將容顏變 割去兩耳丟面前母 何不挖去他雙眼

反轉自己受熬煎媳 我見外人羞滿面 奮氣提刀自毀面

母 五官殘缺娘憫念 使娘一見心不安媳 西子不潔人生厭

紅顏多為惹人看母 這等節烈真希罕 我兒不愧女中賢

媳 欲全大節誰敢犯 立志如同鐵石堅

婆媳二人痛哭一陣命人去在書房中說與國璽知道那國璽

兄弟卽刻回家一見嫂嫂問其情由心中大怒遂投族中長者  
一同進縣鳴官本縣父母官將族中浪子叫去責打四十枷號  
三月示衆太爺伸文進京康熙 聖主嘉其節烈 恩賜  
旌表建坊鄭氏其後兩耳復生不改前像後來國璽與姪同發  
憤讀書同榜登第鄭氏受誥封爲二品夫人壽享九十八歲而  
終從這一案看來凡婦女居孀者當學鄭氏立志守節以全大  
義則姓字流傳萬古豈不美與

割鼻誓志

昔有複姓夏侯氏字文寧所生一女取名令姑自幼許與曹氏  
子名文叔爲妻二十五歲時過門夫妻相敬如賓事翁姑盡孝

過門三年一脈未生不料文叔病故令姑守靈七七四十九日  
每日號泣聞者莫不悲傷一日家人戲言之曰爾青春少年且  
又無嗣何必悲傷怎的令姑聞之恐家人嫁已是夜哭訴一番

曹令姑在靈前淚流滿面 哭一聲奴的夫好不慘然

奴自幼在閨閣曾把書唸 知三從合四德常放心間

十五歲到夫門未懶半點 翁姑後妯娌前語無片言

爲甚麼夫一死家人致怨 怨爲妻又無嗣青春少年

莫不是家中的起有別見 暗地裏要將奴另嫁夫男

奴豈比平常輩拋頭露面 全不思夏侯女豈是等閑

奴這里把心事對他嘆明 不嫁人是一句不便出言

奴只得將青絲剪斷大半 再將奴左耳躲割去一邊

擺靈前望夫君陰靈明鑒 使家人與六眷免出亂言

時值半夜有一鄰婦慣做媒的名叫張婆聞聽哭聲內有嫁人二字聽得不明不白心下疑度曹家少婦生得聰明俊秀自從夫君死後每聞啼哭都是恩愛之語今夜何得哭的是嫁人之言莫不是有人與他做媒要嫁了不成等我明日去至他家與他做媒他若肯嫁我與他找一男子我也好得媒錢主意已定到次日早起用過早膳便往曹家走走

張婆主意安排定 兩脚如梭走不離 平日說話無人比

青油抹過兩嘴皮 來過曹家施一禮 自己坐下笑嘻嘻

令姑靈前還憂氣 聽我把話說根基 曹家先生身既死

何必苦苦淚悲啼 不遠有個新舉子 他要娶房小嬌妻

年紀不過二十歲 才郎美貌世間稀 孤衾獨枕有何趣

不如趁早把姓移

令姑聽得把臉一紅便罵道

你今好比來放屁 奴家不是那東西 良馬不背雙鞍子

烈女豈做兩人妻 各自討些方便好 何要在此亂胡題

打狗棍子看打你 少時傷你厚臉皮

你看曹令姑說了幾句竟自進房去了張婆聽得無意無趣情情懣懣亦各自回家不表再說娘家父母夏侯文甯思女兒嫁

去曹家方才三載，不料女婿身亡，迄今百日已滿，令人接歸散悶，轎到門首，文甯夫婦相迎，令姑一見父母，兩淚交流，進得堂前，恭身施禮，已畢，坐下。文甯夫婦用目一看，只見兩鬢短髮垂拖，又不見左耳，他的母親見此情形，用手將孝帕揭開，豈知是一個光杆杆的腦袋。文甯因驚訝問道：兒

歸家來為甚麼如此模樣？莫不是你夫死，翁姑不良。

打罵你嫌賤你，你對父講，為父的去問他，自有主張。

爹爹不是的，翁姑未曾嫌賤，娘問打罵否，未曾打罵。娘

莫不是妯娌們無有遜讓，爭勝負分彼此，論短道長。

媽不是的，妯娌未分個，父莫不是浪蕩子將你衝撞，彼此也未爭個長短。

說出來為父的計較商量，爹爹越發不是了

一娘既不是兒，就該對我實講，免二老這心下恹恹惶惶。

爹媽要問請聽未開言先弔淚，從頭細講。

請爹爹合老母須聽端詳，皆是兒命運薄，無有福享。

適曹家三年滿，無有兒郎，不料得你女婿身染病恙。

茶不思飯不想，病入膏肓，兒也會在孝堂立下志向。

守七七未出閣，泣訴被蒼，那一日聞家人他把話講。

父日他們講些甚麼，他講兒年紀輕，無益悲傷。

兒本年輕悲傷何益，且說兒無後嗣，這話可想。

父日你本無嗣，明明是逼為兒改嫁他方，有甚麼可想呢？

這是他們憐憫你的心腸

嫁一家又一家不講綱常

兒本是庸流女朽木一樣  
自古道配雙鞍不是好馬

那一個烈女子肯嫁兩郎

因此上斷青絲割耳毀像

示眾人明兒心矢志不忘

文甯夫婦聽道嘆曰兒呀他們說的也是一番好心依為父的  
想來也是這樣到不如趁此時候待為父與你選一高門各自  
改嫁方可終身可靠常言道得好養兒防老積穀防飢你既無  
兒後來所靠何人講嫁這也是正事何必這樣性烈竟自斷髮  
截耳你莫錯想把你終身誤了令姑聽得此言面如土色不覺  
大哭起來

聞此言不由我咽喉哭破

忍不住腮邊淚直往下落

父勸兒要改嫁萬萬不可

怕的是失節操臭名難脫

兒呀怕你守不到頭

對父親我這裏把誓盟過

曹令姑若改嫁屍春骨磨

兒呀要記得

兒記得到終身不得參錯

效一個節烈女又待如何

效那一個

王凝妻他也會斷臂投地

兒呀恐你不能割甚麼呢

兒不能兒情願引刀自割

從此見兒志向確也不確

兒將鼻憑爹媽一刀割下

文甯夫婦欲將前去奪刀令姑鼻子早已割落下來於是四鄉  
傳聞無不欽羨後邑令得知申報上司上司奏知 天子天

子賜節烈二字命邑令建坊旌表歿後準入節孝祠受享祭祀  
從這樣看來世之有子無夫而欲再嫁者能勿靦顏愧乎

齊婦含冤

漢東海竇氏家所生一女甚是聰秀自幼許與齊姓爲媳三從  
悉知四德共曉年將及笄過了夫門事翁姑極孝待夫君甚敬  
不數月翁死夫亡單留竇氏婆媳竇氏想道生養死葬人之子  
常於是敬備衣食棺槨祭奠安厝因之家業凋零日食難繼竇  
氏此時呼天無路哭地無門乃忍淚含悲日勤紡績爲富家洗  
衣做鞋得些粟米奉養老母早則問安晚則送寢母有病則焚  
香禱天願減已壽以益母算其平日奉養老母之誠雖數年如

一日也其母心中自忖謂我家既無田銀又無子孫專靠媳婦  
如此過日我到可以終身媳婦何以結果遂勸媳婦改嫁竇氏  
不從次日又勸之曰

竇氏媳你前來娘有話談

想起了我家中珠淚漣漣

娘命苦香爐腳無有多點

我膝下單生得一女一男

女出嫁中饋事無人代辦

才將我賢媳婦接到庭前

賢媳婦到我家娘實欣羨

惟望你夫妻們同偕百年

誰料得你翁死家中可憐

不數日你丈夫一命歸泉

苦我媳盡三禮事事無忝

族中人合鄰里誰不稱賢

當是時悲破鏡婆媳各佔

鐵石人間此境也要潸然



這也是前未修又將誰怨  
 多虧我賢媳婦朝夕勤儉  
 換得了升合米拏回家轉  
 冬温席夏扇床自不必說  
 娘自思兒好比失羣孤雁  
 船失舵遇陡灘必然破濫  
 媳婦兒呀你何不趁早姓氏改變了  
 言畢寶氏卽對婆婆哭泣道婆婆呀你怕兒無有終身結果苦  
 苦叫兒改嫁獨不思兒不敢嫁者有三其母聞言道媳婦兒呀  
 你言三不敢嫁講來娘聽呢

可憐的眼目前室如罄懸  
 帮富家洗衣衫績麻紡綿  
 軟軟的歡歡喜捧至娘前  
 難得我賢媳婦節孝雙全  
 娘自思我好比失舵破船  
 雁離羣亦可以飛入天淵  
 娘縱死九泉下也得心甘

尊聲母請安坐容兒細稟  
 母爲媳聘娶時辛苦受盡  
 討媳婦原只望養婆老景  
 况且我母家中貧困已甚  
 媳若是負罪名改嫁別姓  
 丟老母不孝養天律註定  
 母親呀此媳不敢嫁  
 者一也又問二日哩

七寸棺槨稱之古語有云  
 稱家有稱家無媳曾聽聞  
 母百年有何人送葬山林

細聽兒將首件愷切註云  
 打首飾做衣衫多費錢銀  
 媳焉敢因夫死另適家門  
 專靠兒苦紡績易米養親  
 母菽水無人奉誰來憐憫  
 必然要降霹靂焚化媳身  
 生則養死則葬兒媳本分  
 喪盡禮祭盡誠人子分定  
 媳若是因夫死遂生別論  
 貪富貴厭貧賤棄母不問

媳怕死墜地獄萬難翻身母親此媳不敢嫁者二也母又問三哩媳哎呀母親呀呀

兒記的烈女傳婆婆請聽 好合歹註史册令人詠吟

曹令女刀割鼻節操堅定 史徐氏塗花容萬古傳聞

崔氏女嫌夫窮覆水難進 陳劉氏數醮苦終為孤魂

常言說是好馬雙鞍不振 為媳婦舍婆婆豈上別門

婆以後切不可此事來論 若要嫁除非是地裂天崩

母親 媳婦有此三罪豈可忍心再適乎其母聞言心中默想此

女不肯改嫁實我累之耳乃自懸梁縊死寶氏見之哭得幾乎

氣絕姑女聞知竟自奔郡告婦弑母寶氏受誣服罪時獄吏于

公觀寶氏之語言容止已知其節孝洵非弑母之婦也白於郡

守怒之不允竟殺寶氏寶氏陰魂哭訴冥王冥王查其善惡言

寶氏前生嫌夫溺女穢灶傷生拋撒五穀故而今生早寡無子

兼受貧寒又將今生全節盡孝受誣屈死一事奏於 上帝

上帝頒旨發放寶氏皇宮投生姑女活捉陰曹拔舌地獄受罪

又言郡守專以聽訟為能不察屈直一味酷烈屈死孝婦三年

不雨人民遭厄後于公白其冤於郡守曰天之不雨咎在是矣

郡守聞言致祭寶氏之墓對天悔罪天乃大雨由是以觀節孝

也者天神地祇所共敬者也其關係不誠大矣哉

墜樓全節

道光二十二年江北廳一人名張耀原籍湖廣自幼來川貿易

拚了銀錢娶妻王氏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名張滿貞幼許余耀海為妻滿貞到八歲時張耀帶妻回湖廣將滿貞抱與余家滿貞自幼聰敏到余家不嫌貧窮一味聽公婆教訓怎奈婆婆是後討的滿貞長到十五歲時公公去世丈夫本樸兼之年輕徐氏數不學好見滿貞成人就以不義之事教他那知滿貞是個節女聽得此言答道婆婆說往那里去了想男子以聲名為大女子以貞節為重能全貞節上天歡喜鬼神敬重必得無窮善報

皇上知道嘉旌表建牌坊死入節孝祠受萬代香烟何等榮耀常言說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就是再嫁尚且不可何敢為此不義求婆婆替媳婦原諒滿貞一番言語雖然

填得婆婆的口怎奈徐氏常導花言巧語滿貞想要再動無有方法且說屋後有林竹子一日徐氏叫搬笋子不覺觸動滿貞的心因不去搬徐氏道叫你搬笋子來吃怎麼不去

答笋子留倒長竹子問竹子要多也問不可問有個甚麼不可說我聽滿貞見婆氣發跪地言道

滿貞跪地開言表	婆婆不必太心焦	非是媳婦把令傲
提起竹子有根苗	世間樹木隨時好	惟有竹子品最高
內白外青原有道	青白二字全節操	不怕風霜雪雨繞
一生正直色不凋	物類尚能全節道	人不如物怎開交
婆婆休把筍掀壞	留作榜樣教兒曹	

媽道你這女子好不明理竹子是無知識的人是有知識的怎麼去比得他答不想古來那個比得竹答

莫說古人比不到 昔日蘇武仕漢朝 使人胡地志非小

誓不受降把難遭 罰去放羊在海島 手持竹杖恨難消

一心與竹把節表 竹感貞節葉不凋 若非他的忠烈好

十九年後怎回朝 這是有志氣的男子方才能够我們女子有甚麼見識敢去效法他答曰

又有觀音人人曉 皇宮不把駙馬招 紫竹林中去修道

要與竹子同節操 惹得父王不愛了 白雀菴內放火燒

飛身南海成了道 度得滿門上天曹

媽說這是菩薩仙體落凡始能飛昇此我們凡人怎可以比得

他嗎答

再把娥皇女英表 他的父親是帝堯 歷山訪得舜大孝

二妃許配效鸞交 後來大舜他死了 二妃痛哭在荒郊

淚滴竹林色皆老 至今斑竹色未消

媽說這是帝王女金枝玉葉才能够感格我們庶民女子就把

眼哭瞎都無斑點答

古人皆能全節孝 難道媳婦是蠢包 人生若把節不要

枉在世間走一遭 婆婆常把非禮教 細常倫紀一旦拋

父母丈夫玷辱了 罪上加罪禍難逃 怎麼玷辱你父母丈夫

婆婆要問請聽父母生一個女時時隄防滿門都望你增光一

且聞閣失事外人知醜聲四揚不說女子不成反罵先祖無德羞得父母無面見人想媳婦出門時父母哭啼吩咐要我全節倘失身於人豈不違父母教訓所以玷辱父母丈夫娶房妻室願望承宗接嗣上替先祖繼德業下爲後人作榜樣女子關係甚大所以女子要選根骨就爲此故若爲不義陰德一損婆家數代福澤都被敗壞想媳婦尚在閨門倘失身於人異日花燭團圓有何面目對夫君所以玷辱丈夫古人云女子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除此三件別無所從徐氏問道難道就不該從婆婆嗎滿貞道既爲媳婦若以好的教訓就是要命都可從若爲不義婆婆呀這就萬不能從了徐氏聽得無言

隧暗加磨害拏不起的要他拏做不成的要他做可憐滿貞磨得茶飯難吞只得忍耐過日徐氏見磨他不倒又叫去上街稱綿花滿貞道女不出外是不可去徐氏聽得不去大罵道從前你說的依我今叫你上街未必都不好我不打你不知利害於是抓着頭髮打邊罵起來

罵聲賤人真可惱 氣的爲娘滿面燒 從小盤到骨頭老  
望你成人爲那遭 於今吩咐不聽教 反來對答把嘴噉  
遵你娘的甚麼教 不去出場怕人瞧 把你好比籠中鳥  
生死權柄在我操 娘家隔遠無人曉 打死誰來把禍刁  
任你來把皇天叫 羊落虎口怎能逃呢呀 暫且把命饒恕了

來抱棍子淚號淘 橫身衣服血浸飽 頭上青絲斷了稍

兩膀疼痛手下弔 心中好似在穿刀婆婆 非是媳婦把性傲

女不出外古言標 年輕女子街前跑 恐防惹事把禍招

授受不親旁人笑 羞殺媳婦怎開交婆婆 打死媳婦事猶小

怕你婆婆臭名遭我遭甚 外人不知把媳教

反說嫌賤喪陰曹 後來難把媳婦討 絕了余家後根苗

婆婆年老無依靠 誰來奉養過終朝 這陣疼得事不曉

婆婆 望其施恩把我饒

徐氏道手也打軟了饒你去罢正是好人多麼難徐氏一日串

通一人名牛奮暗藏滿貞房內欲強姦是夜滿貞掌燈上樓見

一人睡床上忙抽身出來連喚婆婆數聲全不答應心下一想

必是婆婆串通引來的又見那人出房門將要近身逼得滿貞

往樓下一跳誰知跳下未死若有人扶一般滿貞起來思想無

路因前有尼姑菴竟走至廟門外放聲大哭尼姑聞知遂開門

問及來由留至菴中滿貞見尼姑救他就要出家尼姑不準誰

知滿貞主意已定第二日瞞着尼姑將髮一刀割下尼姑一見

正在驚駭忽來了個燒香的秀才名李涵父親李廷英是貢生

尼姑見李涵來就將滿貞昨夜來廟割髮事說了一遍李涵想

道其中必有冤枉想去問他見女子年輕因回家對父說明貢

生到菴將滿貞再三盤問滿貞不言只是啼哭貢生無奈假意

罵道你私逃在外必非好人拏去送官滿貞聽說送官只得道

未從開言先流淚 滿腹含冤訴與誰 老爺休把小女罪

施恩息下虎狼威 非是逃走良心昧 事有來由細詳推

小字滿貞我名諱 婆婆徐氏在庭幃 八歲抱在余門內

孝敬公婆未敢違 未滿八年遇災晦 公公染病往西歸

丈夫年少知識昧 婆婆做事禮有虧 常將邪淫來教我

說的話兒句句非 會將古人引幾輩 要勸婆婆把心回

誰知心腸不改悔 反來磋磨好傷悲 暗使奔盆來刁對

輕重活路不敢推 見得小女不改悔 又教上街掉花回

當時不去拏罰跪 打得橫身血肉飛 夜藏歹人樓中睡

强行 姦倫常非 因此一見把樓墜 縱死黃泉不交杯

幸得不死逃巷內 削髮為僧不歸回 此是實情來相對

鐵石人間淚也揮

貢生當時嘆道真節烈女子千古罕有這是不準出家的滿貞

絕意不回貢生說不如拜我膝下異日當女打發天大事情有

我擔當滿貞見此恩情只得依從了又說牛奮睡在街心聲聲

喊叫天明街方齊來問他才說徐氏昨日引我上樓壞他媳婦

名節不料他媳婦上樓見我在此他就跳樓我至樓前被灶君

一銅錘打我在此脚手皆軟眾人至徐氏家果不見滿貞貢生

聞說急時來看同街隣稟官太爺問滿貞何在貢生一一訴明

於是將徐氏牛奮各打一百賞滿貞銀一百以作嫁資事載誌書令彼名傳千古徐氏刑傷回家憂氣餓吃糞泥如母猪狀未幾作猪狀而死牛奮脚手不便周身生疽凍餓而死後滿貞過門時閭街紳士同來拜賀何等榮耀

錢氏盡孝

孝婦錢氏者晉陵人也翁名顧成錢氏自于歸顧家以來奉事翁姑極能盡禮一日欲歸寧父母稟明翁姑翁姑允諾數日錢氏回娘家去矣不料一時瘟疫流行轉相傳染數日即死者多矣有全家俱死不留一人者有一家僅存一二人者故染疫之家雖至親至戚不來顧問蓋恐傳染累及己身也顧成先得是

疾傳及一家婦女諸子八人俱伏枕待命並無一人侍奉湯藥錢氏聞信即欲趨視父母力阻之曰

我女兒你爲何不顧性命	才聞信便要回奉侍雙親
看於今天降下瘟疫病症	有一人染此病害及滿門
你顧家染疫症全家盡困	怕只怕一家人難脫閻君
這都是瘟疫鬼前來索命	幸喜你回娘家躲脫凶瘟
在我家要一會再去探問	等你家病愈了方轉回門
<small>錢氏</small> 父母言小女兒不敢奉命	那有個把翁姑當作外人
<small>答云</small> 我翁姑討媳婦孳來做甚	原怕的有病痛防過終身
夫娶我願望我帮他孝敬	奉茶湯奉甘旨盡點孝心



今翁姑病勢篤夫病亦甚 又誰去辦藥餌定省晨昏

一家人望我回與我帶信 怕的是翁姑老病體深沈

得了信不回程此心何忍 我豈效狠心婦禽獸之人

我回家把病染縱死由命 我豈敢望父母把我憐憫

錢氏辭別父母父母終不允亦不命人相送錢氏孤身就走父

母再三留他不住竟一人回顧家去了顧成夫婦病得恍恍惚

惚眼中忽然看見鬼物自相語曰我等來在他家只說害死他

一家人誰知錢氏婦真心行孝不怕染病今有諸神擁護他歸

家矣速速避之不然我等豈能違天以害孝婦乎言訖遂避去

自是眼中不得見鬼物矣及錢氏至家翁姑大喜曰媳婦回來

我家有慶矣於是盡心調理翁姑病體漸漸全愈夫及家中人亦相繼以起不藥而愈全家俱無恙親戚聞之咸來慶賀可見孝可格天錢氏有此孝心疫鬼遠避能保全一家其後錢氏壽至八十子孫貴顯皆天之所以報此孝婦也今之婦女奈何而不行孝乎本國朝順治十三年甲戌歲事

徐氏完貞

清朝雍正年間重慶府巴縣有一徐貞女小字玉姑乃生員徐

兆福之女也生性聰敏好讀詩書幼許字知縣劉子正之子名

澤裕澤裕年十六奉父命回籍收娶婚期將近而澤裕歿亡以

訃音聞於徐父母玉姑年甫十五聽說夫死哀慟之極想起生

平薄命不覺放聲大哭哭曰

哭一聲奴命薄萬千不幸  
世上的一樣人命有幾等  
女人家出世來都望榮幸  
若父母許了人終身事定  
若中途折散了也是命定  
這才算天地間坤維位正  
亦有等死丈夫便要改姓  
似這等女人家終慚德行  
我玉姑生得來真無福命

想起我玉姑女好不悲憫  
好的好歹的歹太不均勻  
又還要守節操矢志堅穩  
縱然是到百年不敢背恨  
如冰心如鐵石豈可貳心  
那心志方對得天地鬼神  
未過門夫若死更好嫁人  
千載後又安能留過令聞  
十五歲就死我結髮夫君

留此命在世間終身報恨

到不如尋短見一命歸陰

左思想右思想主意已定

暗地裡謝父母養育之恩

玉姑哭罷就在房中扃戶自經他母親聽見女兒哭得傷慘亦  
不覺淚如雨傾又聽女兒哭聲已住才說進房去寬慰他幾句  
走上前來房門已閉喚亦不應卽忙將門打開那玉姑已在梁  
上懸挂矣忙教人輕輕放下見心窩尙溫百般救活漸漸蘇醒  
既活轉來次日他母親遂勸他一番曰

玉姑女你爲何這般性情

一時間想窄狹就要命殞

你丈夫他疾亡自家喪命

並非你八字上尅制他身

縱然是自小時他來聘定

況且你方十五尙未過門

再與你選才郎必有福分

那有個死了夫就無夫君

我女兒甚聰明切莫自盡

自家憂自家解要放寬心

玉姑聞母言不由我衷懷耿耿

聽女兒把志向與娘詳云

女雖然年紀輕主意拏穩

斷不肯絕情義另自嫁人

好馬兒不配那雙鞍雙鎧

好女子又豈肯配二夫君

縱然是未過門焉敢忘本

閨閣中也知道三綱五倫

有件事說出來母要依允

我要往劉府上祭奠夫君

要與兒制孝服祭饌齊整

九叩首三奠爵略表寸忱

他父母見玉姑志向已定不敢阻攔即與他制起孝服備辦酒

儀一同到劉府往弔進屋將禮物陳設玉姑行禮哭訴曰

徐玉姑跪靈前自通名姓

親祭奠劉公子女的夫君

今生來結姻緣前生註定

為甚麼不團圓先就離分

正青年未必然夫數就盡

猶恐是奴命薄尅制夫君

天上的比翼鳥相親相近

從今後單一個雙飛無音

地下的連理木交相掩映

遇狂風折一枝樹也枯根

何況人知綱常不如物性

忘恩義身死後怎對夫君

女願學衛共姜柏舟見性

女願學秦雪梅過門養親

夫行在鬼門關等我一等

女情願把命廢同赴幽冥

哭畢那玉姑懷中帶有花剪一把取出向咽喉一刺幾乎斃命

他母在旁力救乃止既送夫葬遂將他頭上青絲髮剪下一把

誓不他適他翁現爲三原縣令於是乃挽見公及胞弟同到任上拜公姑禮畢敬執婦道如女事父母一般始終不懈終身不御綺羅紉縫自給者十載以疾終年四十五歲守貞三十一年旌表入祠事載巴縣誌又有王貞女亦與此事同亦載縣誌

### 崔氏守節

北史五代時鄭善果之母崔氏年二十而寡其夫將歿時謂其妻曰我死後或守或嫁對吾說明氏曰婦人無再醮之理妾願守節撫孤及至歿後其父崔彥睦以氏年少欲奪其志嫁之因謂之曰我女兒死了夫真真不幸爲父的有句話要對你明

自幼兒許鄭家將禮聘定

論八字也歿得破敗傷刑

十七歲于歸後夫婦和順

隔一歲就生子善果兒童

人都說我女兒真有福分

到後來可算得子貴夫榮

誰料得鄭相公生來薄命

年弱冠把壽短早就命終

丟女兒年紀輕父心不忍

就說是有一子尙未長成

寡婦門是非多人都議論

叫爲父常望念怎樣安寧

到不如趁此時早些出姓

有收程有結果全個美名

婦泣云

聽父言小女兒不敢奉命

父聽我把志向細說分明

不幸得我丈夫他早廢命

是女兒福命淺怨得前生

縱然是無生長不可易姓

况且他尙留了一個後生

臨終時我也曾對夫言定

願居孀存宗嗣無有二情

背夫君另嫁人九泉抱恨 再醮婦怎留得萬代芳名

守我節撫我孤志向已定 我父親年紀遠不用耽警

崔彥睦恐他女志向不堅又謂之曰 聽我兒把志明我不深信

要守節須歷盡艱難苦情 天地間這等人何等心性

如秋霜如鐵石又如堅冰 自古來守節人不虧德行

到後來方留得一個美名 世有等要守節話說得硬

及後來變了性遺臭身終 我女兒要守志再三思忖

這件事實在難切莫看輕 猶恐我無節操終要變更

崔氏又哭訴云 我雖然年紀輕主意拏穩 豈比那無志人難保節貞

烈女傳我也曾讀過幾本 古女子重節義何等堅貞

湘夫人揮淚痕竹斑變性 杞梁妻痛夫死城牆哭崩

衛共姜賦柏舟以死自命陶嬰女 陶明女歌黃鵠雙飛不能

范淑 孫奇妻不歸寧割鼻示信段紉 廖伯妻對父母截指誓崩

閨閣中樹儀型可欽可敬 我豈肯讓古人獨擅美名

本待要繼夫亡尋個自盡 又憐念善果兒孤苦零丁

生也難死也難深堪痛恨 又教我拏何計取信父公

頭上的青絲髮一刀剪斷 父請看這誓証放不虛情

崔氏將髮剪下又欲割耳彥睦力止之曰我女不必時纔剪髮

毀容我已知你真心守節了因慰之曰

我只說女年輕莫得貞性

他今日剪頭髮對我証明

可算得立志人真有把柄

這樣子為父的方才有恒

為貞良閨門內須當謹慎

有三姑合六婆莫與相通

守你志撫你孤耐煩教訓

到後來烈女傳與你留名

却說崔氏守節極有禮法治家嚴肅用心刻成已子後來善果  
卒為名臣世之守節者當以崔氏為法可也

何氏全烈

周朝時有烈婦何氏者乃宋康王舍人韓憑之妻也康王出遊  
遇一採桑婦甚美因築青陵台望之訪其家知為舍人韓憑妻  
使人喻憑憑意欲獻其妻憑乃與妻言曰

未曾開言自嗟嘆

尊聲賢妻聽我言

我妻平素重勤儉

每日採桑立田間

那日康王出遊玩

遇着妻子在路邊

他把賢妻甚稱羨

總說生得容顏鮮

自從那日會一面

至今不忘在心間

他曾使人向我探

再把妻子獻上前

若是夫妻肯拆散

與我官上又加官

借問賢妻願不願

夫妻商量好回言

嗒夫君說話無王見

令人懷恨在心間

自幼曾讀烈女傳

那怕昏王起心奸

吳王曾把貞姬戀

貞姬楚白

姬願守墓終天年

紂王欲把賈氏占

公勝之妻

賈氏墜死在樓前

古來女子不輕賤

賈氏黃飛

虎之妻

除非一死到黃泉

何氏言畢卽題詩四句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韓憑聽得妻子之言玩妻之詩是不願宋王的我也知道賢妻是有志氣的人誰知宋王思慕何氏不已使數十人來家奪之何氏勢不得已與夫痛哭泣別曰

咽喉哽哽話難言 尊聲夫君聽奴言 妻子今日遇此難  
都是前世有冤愆 不該探桑立坎站 惹得奸人起禍端  
夫君問我願不願 我會盟誓對夫言 成婚數載無別念  
原期偕老到百年 誰知天降無情劍 斬斷夫妻不團圓  
看看一刻就分散 心來好似箭來穿 爲妻各自有主見  
夫君你要放心寬 今世姻緣不上算 來生依舊結良緣

韓憑

賢妻說了這一陣 氣得爲夫淚不乾 我今略把賢妻勸

你去宋國把心寬 朝日休將夫罪念 還要忍氣又吞酸  
爲夫生來是好漢 妻身難保守孤單 說着說着咽喉斷  
心中好似滾油煎 爲夫早些尋短見 免得妻子常挂牽  
腰中拔出龍泉劍 不如一命喪黃泉

韓憑言罷揮劍欲自殺荷氏力救夫婦痛哭一場宋王使者逼之升車而去憑見妻去心中大痛復揮劍自殺却說宋王把何氏奪去與何氏共登青陵之台謂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你夫已死無所依歸若從寡人當立汝爲皇后何氏詩對曰鳥有雌雄不逐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宋王王曰卿已至

此雖欲不從不可得也何氏曰容妾沐浴更衣辭別故夫之魂  
然後侍大王巾櫛宋王許之何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祝曰  
當空拜謝我夫君妻身定不染塵氛望鄉台上把我等姻緣又  
去結來生遂從台上自投於地那台高數丈宋王使人攬衣不  
及下台視之氣已絕矣搜其身畔於裙帶中得書一幅云死後  
乞賜骸骨與韓憑合葬一塚黃泉感德王怒故爲二塚隔絕埋  
之使其東西相望越三日忽有交梓木生於二塚旬日而大合  
抱枝柯相附體成連理有鴛鴦一對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  
之號其樹曰相思樹

孝媳化姑

重慶府一人名安大成父孝廉早歿母沈氏悍妬不仁幼弟名  
二成大成娶妻陳氏名珊瑚事奉婆婆極孝每日梳妝潔淨以  
進飲食沈氏刻虐見珊瑚容美衣新罵曰冶容誨淫珊瑚卽毀  
妝以舊布纏腰間沈氏又罵珊瑚使性才說你不要打扮你就  
做成邈邈的模樣沈氏愈怒安大成素有孝心見母不喜珊瑚  
遂鞭責之沈氏心不喜歡珊瑚凡珊瑚所奉酒蔬總不如意珊  
瑚小心承順沈氏不與交一言安大成欲快母心寄宿他所不  
與夫絕久之母終不喜遇物便罵大成自思娶妻以奉母今母  
不喜何以妻爲遂將珊瑚休出遣老媽送回娘家珊瑚號泣哭  
出里門老媽扶行一路傷慘哭道



珊瑚女犯何罪我把天問

我丈夫他把我趕出門庭

想婆婆雖然是火烈之性

媳婦們何曾的嗔怒一聲

還指望諸凡事小心承順

日久後自必要轉意思情

這一下縱使我心懷孝敬

東海水不回頭斷絕恩情

自到門受屈辱百般含忍

到如今反落個不孝名聲

爲女子犯七出罪居何等

歸家去何面目見我親庭

二爹娘枉生我女兒薄命

到不如九泉下去把心明

珊瑚哭訴袖中取出剪刀一把自刺咽喉老媽急救血流滿襟老媽駭然問願何往珊瑚云扶我到孀居孀母王氏家老媽送至歸告大成大成恐母知憂氣候珊瑚傷愈大成至孀母家使

勿留珊瑚珊瑚出云夫君夫君奴有何罪大成說你不能事母親珊瑚低頭不言哽泣血淚染衫大成見其慘傷不能盡辭而歸稟告母親不數日沈氏至弟媳王氏家叫王氏勿藏珊瑚王氏說你的性子暴躁總說媳婦不好沈氏說你爲何將我媳婦藏在你家做甚王氏說我問你你媳婦休了未曾沈氏說已逐出去的王氏說難道你逐出去的媳婦你叫我莫藏你才混帳說的沈氏無言可答沈氏又憂又慙而歸珊瑚孝心真切向孀母說我在孀母家中婆婆不喜懽也是憂氣到不如我往孫姨娘家下去姨孀居只有一個幼孫孀母命一貧婆送珊瑚去姨孀家姨孀甚喜每日紡績自度日久姨孀欲送珊瑚歸家珊

經國宣講集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瑚說婆婆恐心未喜反轉憂氣到不如請我兩個哥哥往婆婆家替我告個罪便歸不日兩個哥哥來到姨娘家中珊瑚向二位哥哥說明乞兄一往兩個哥哥不肯低志勸珊瑚改嫁珊瑚大怒說二位哥哥口讀詩書如何說出寡廉鮮恥的話來婦道人家從一而終哥哥再提此言如刀殺妹一般二兄亦不敢提再說沈氏在家炊爨洗滌盡大成服事沈氏欲托媒人與大成另說一房妻子而惡聲遠播遠近提起沈氏凶虐誰肯將女許他為媳總不得成三四年安二成漸長遂替二成迎娶臧氏誰知臧氏驕悍更過於婆婆婆婆見臧氏妖嬈怒見於色臧氏看見婆婆臉色的着怒遇着狗在路上睡起臧氏罵道你這個災

狗樣子難看遂與狗一脚婆婆見臧氏出言不遜意欲打嘴臧氏將婆婆兩手抱定向地下一跌安大成見事不好把母親扯入房去沈氏憂死復甦安二成懦弱無比於是婆婆反承色笑猶不得臧氏歡心臧氏使婆婆如奴僕家中洒掃洗滌器物安大成代母為之母子於無人處相對啼泣一日母病卧房不起安大成晝夜殷勤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奉事湯藥未嘗廢離一日大成目腫呼二成至母室代煎湯藥臧氏厲聲呼去二成怕婦真如河東獅吼安大成憂極見母之病憂鬱而成奔往孫姨娘家哭訴母病之苦忽珊瑚出來大成一眼看見面上失色不辭而回姨母不日至大成家來看沈氏姨母幼孫每日送美味

飲食來看姨奶，沈氏說：妹子，你的媳婦實在賢淑，你看每日送來的飲食，真真有味，你就修得這好的媳婦。姨妹說：珊瑚何如？沈氏嘆氣說道：比臧氏較好，不如姨妹之媳婦賢孝。姨妹說：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有何不如？沈氏不覺流淚良久，乃說：珊瑚嫁也未曾，姨妹曰：不知，漫漫訪着，又數日病愈。姨妹說：臧氏悍妬，何不分居？臧氏怒聲說道：家久要分，我是不要荒山，只要些熟田，依得我的，就分安大成，願將良田盡歸二成。那臧氏大喜，姨母回去。次日以轎來迎沈氏，沈氏至家，見了姨妹，即請姪媳道謝。沈氏說：妹之媳婦真賢惠。姨妹說：我的媳婦，豈能無過？凡見有過，我能容之。妹子之媳，恐得罪於你，你能容得否？

沈氏說我豈木石心腸嗎？妹說前日供奉餽送不絕者，非我媳婦，是你的媳婦。沈氏驚問：妹說珊瑚在我家前日所供皆夜績所貽。沈氏淚如雨下，說道：我有何面目見我媳婦？妹乃喚珊瑚，珊瑚含淚出伏地下哭曰：

陳氏女跪在地俯，尊婆婆病好也無，怨媳婦未在一處，早晚間伏侍禮疎，天下無不是父母，從前事只怪珊瑚，望婆婆把我寬恕，從今後再不糊塗，沈氏慚痛自抱哭道，乖乖兒起來站定，你說話痛在娘心，到如今全不懷恨，叫為娘悔將淚淋，想從前為娘任性，把媳婦折磨無門，你弟媳心腸毒恨，把為娘當作下人，娘害病全不來問。

他丈夫不許到門 思念你何等承順 背地裡眼淚淋淋  
誰知你生成孝敬 出門來尙念娘親 晝夜間績紡勤謹  
供養我老病之人 賢媳婦解開愁恨 從今後靠你終身  
於是婆婆和好居十餘日同路歸家安大成設館教書珊瑚勤  
於女工以給供養二成較大成家稍饒裕而不與兄往來臧氏  
見嫂淑善每生嫉妬或時虐罵其嫂珊瑚掩耳不聞臧氏凶虐  
慣了有了環送茶誤濺臧氏衣上臧氏鞭打太重了環想之無  
路自縊而死了環之父是在當捕差聞女自縊報官看驗傷痕  
太重將臧氏一拶十指肉脫這傷官司負債數百只好賣田償  
還覓主任翁願買此田任翁說此田係大成所讓要大成當場

書押方可二成歸家向大兄說明大成同至任翁家忽見任翁  
上坐聲音不同曰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買吾業謂大成曰  
冥王註你夫妻純孝故命暫歸見汝大成曰父有靈弟道訟累  
如何結局父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汝速歸辦金贖產大成說  
母子僅存衣食而已安得有金贖產父曰紫薇樹下有金一缸  
言訖而醒大成歸告母不信臧氏聞大成說有銀一缸臧氏先  
率人發窖但見磚石而去珊瑚往視悉是白銀大成以先人所  
遺不忍自私招二弟均分二成歸家將銀取看盡是瓦石臧氏  
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復至兄家見兄之銀仍置棹上因實  
告兄曰承兄所分之銀歸看變成瓦石大成亦駭而心憐之將

所存之銀並與之二成乃喜用以還賬深感兄情臧氏說你怕大兄真心待你先分些瓦石把你所以又才拏些真的二成疑信參半次日債主遣人來說昨日來的是假銀將要告官夫婦皆失色臧氏曰如何我說他有良心不至於此二成哀求當主將田出賣原銀攜回果是假的臧氏命二成盡還與兄假說屢承讓德心實不忍今業已當出贖不贖憑兄大成不知其意再三讓乃受攜付債主債主疑是舊銀細認紋色俱足遂將當約接回臧氏疑大兄掘土時必藏真銀忿怒數罵大兄乃知還銀之故珊瑚笑曰業尚在何必發怒使夫君將原約取回之田付之二成臧氏怒罵乃止是夜二成夢父責曰汝不孝不悌陰司

已到占來何用醒告臧氏欲以田還兄臧氏說二成痴愚反教訓一番不幾日長男七歲病痘死臧氏想夫說陰譴已到自生畏懼使二成還田與兄兄不受未幾次男三男又病篤而死臧氏益懼自將田約交與嫂時春已過田中生草不得已耕種之臧氏自此改行奉姑敬嫂不半年母沈氏病死臧氏痛哭不止想從前做的事追悔不轉把婆婆當作那僕奴一般有嫂嫂行孝道我心嗔怨多虧他能忍讓果算幽閒到如今才知道遭了陰譴這兩載又死兒又損田圓夫婦們才商量改過遷善孝婆婆敬嫂嫂懺悔前愆誰料得老天爺不從人願娘一死悔不及孝道未全

想今生這罪孽如何解免

怕的是陽報慘陰報森嚴

後臧氏連產七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子珊瑚夫婦皆壽終生  
三子兩舉進士人皆以爲孝友之報看來兒子媳婦切莫說父  
母不愛我就不孝順哪

